



弟弟孟庆轮

正在开封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读大二的孟庆轮,已经快三年没要家里的一分钱学费了。他的家在河南卫辉市孙杏村镇汲城二村,由于2009年哥哥孟庆坤出车祸,已花掉了30多万元,家里一贫如洗。瘫痪在床的哥哥孟庆坤,虽然处于半植物人状态,但却多次拔掉呼吸管,要放弃治疗结束生命,来圆弟弟的大学梦。而孟庆轮也想放弃上学为哥哥治病。这两个悲情兄弟的举动,让做父母的心里很是纠结。

晚报记者 熊堰秋 文/图

半植物人哥哥多次拔掉呼吸管 他想放弃生命 只为圆弟弟大学梦

上大学弟弟三年没向家里要过钱 他欲放弃学业 只想帮哥哥治好病

A 兄弟俩一个要弃学,一个要弃命

河南卫辉市孙杏村镇汲城二村,本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普通乡村。

然而,这个乡村却因拍客的一段视频,格外引人关注。

拍客视频显示,在这个乡村的一户孟姓人家,年过五旬的老夫妻有一对年纪相差仅一岁的儿子。两年前,大儿子在外打工时,出了车祸,抢救和治疗花去了30多万元,而小儿子从此没再向家里要过一分钱的学费,靠东拼西借和四处打工自食其力。

“这兄弟俩的表现让人感叹,网上称他们为悲情兄弟。”

“哥哥瘫痪了,处于半植物人状态,可心里清楚,不想成为影响弟弟上学的障碍,多次想要拔掉自己颈部的呼吸管,想放弃自己生命来圆弟弟的大学梦。而弟弟也想放弃学业,来帮助哥哥治病。”

视频中,有一个感人至深的细节:哥哥瘫在床上,生活不能自理,眼角里却留下了一行清泪。父母问哥哥:是不是想让弟弟上大学?想让上大学,你就伸两个指头,不上就伸一个指头!因病折磨而面孔几乎变形的哥哥,吃力地向人们伸出食指和中指。

看完这段仅有数分钟的视频后,许多网友的眼角湿了,纷纷留言祝福这对孟姓兄弟。

“一对悲情兄弟,很催泪,可以拍成电影了。”

“不是一个富裕的人,不能立刻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转发这条微博,以尽微薄之力!”

B 出事前,哥哥边打工边自学大专课程

8月30日,各大高校开学前一天,记者找到了孟姓农家。

汲城二村距公路约200米远,沿着一条荡着泥土的小路,向里面走出一个之字形,就是掩藏在绿树下的一排民房。民房是砖木结构,显得破旧。

撩开房门前防蚊子的帘子,最先映入眼帘的,是一只铁架子折叠床,床边是一张轮椅,轮椅上半躺着一个眼神直直的年轻男子。50多岁的父母站在旁边,一边照顾一边叹气。

“俺大孩儿叫孟庆坤,今年才23岁,与俺家小孩儿孟庆轮相差才一岁。”

说这话的名叫孟宪安,是这个农家的男主人。女主人名叫董华亭。老两口都有50多岁了。

“在农村种地,没啥收入,家里一直不宽裕。上到初中时,大孩儿考虑家里困难,就不上学了,想要出去打工。”孟宪安说,打工的活儿也不好找,大孩儿就先到技校学手艺,学了手艺后就在延津打工,刚干了一年可就出事了。

“出事的时候是2009年6月17日,大孩儿坐着客货车出去干活,车子追尾,钻到了前面一辆大车下面了。”

“从那时起,光住院就住了一年多,先是在延津,后来又转到长垣和新乡,钱花了不少,孩儿命是保下来了,可不能吃喝不能动弹,跟个植物人没啥两样儿。”

看着眼前儿子的模样,孟宪安痛彻心肝。“俺大孩儿人聪明又好学,打工时还在自学大专课程。”

孟宪安抱出来儿子几本红色的奖状和毕业证书。其中一本为新乡市高级技工学校的毕业证,一本为河南职业技术学院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函授大专毕业证。

“这本大专毕业证,是俺大孩儿出事半年多才发下来的,学校联系时,俺才知道大孩儿是边打工边自学函授。出事前,孩儿已通过了全部课程的考试。”



孟庆坤只能靠大注射针筒进食。

C 哥哥辍学打工,是想让弟弟安心上学

不能说话,不能活动,只能烦躁地喘着粗气,甚至发出野兽一样的嘶吼声,无人能听懂孟庆坤内心的苦痛。

在母亲董华亭眼里,孟庆坤是个懂事孝顺的儿子。

“他知道家里穷,主动提出不上学了,说要出去打工,挣钱供弟弟好好上学。”

“其实大孩儿学习成绩可好,他初中还没毕业时就几次想不上了,每次都有老师上门来劝,说他成绩在班里排前边,不上了太可惜。”

在孟宪安扒拉出来的东西中,还有一个大红证书,上面显示,在2008年新乡市高级

技工学校一技校区技能竞赛中,孟庆坤荣获电子专业高级组一等奖。

“孩儿人可聪明,也很孝顺,就是家里老穷,让孩儿受委屈了。”言及此,孟宪安老泪横流,在一边的董华亭背过身悄悄擦泪。

与孟庆坤辍学打工供弟弟好好上学的心愿相违的是,一场车祸,让他和他的家庭再也看不到未来。

“出车祸时,大孩儿头部、眼部和手脚都受了伤。医生的诊断是脑干受伤,现在他跟半个植物人没啥区别呢?大孩儿的右眼也不中了。当时肇事司机做了一次性赔偿,可钱花了,人的病却没看好。”

孟宪安介绍说,孟庆坤现在生活不能自理,吃喝需用粉碎机把东西全部打成稀糊,用大注射针筒注射到胃里去,以维持生命。呼吸也不能靠鼻孔和嘴巴,而是在喉咙处切开了一个口子,口子上安了一个金属孔,用这个孔通过塑料管呼吸,同时也通过这个孔,专门买回来吸痰机吸出他嗓子里的痰。要是不能及时抽痰,孟庆坤随时都可能窒息身亡。

“医生说,让他去做高压氧舱,对他的康复有利,可家里没钱去做。”

孟宪安说,做高压氧舱,一个钟头需要50块钱,4天为一个疗程。

D 弟弟说,愿为哥哥放弃学业

在弟弟孟庆轮眼里,哥哥从小就对他知冷知热。特别是家里供不起弟兄两人上学后,哥哥主动要求辍学打工,还说服父母让弟弟继续上学。

“他说过靠打工来贴补家里,供我上学,可是打工才一年,他的工资也刚刚涨上去,这个家的天就塌了。”

孟庆轮说,2009年哥哥出事时,他还正在上高三,刚参加过高考。那一年他也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,可因为学费太贵,家里急于抢救哥哥,就让他别上了,他听从了父

母的话。

“可是,不上学了待家里,对哥哥的病也没啥作用。”孟庆轮说,在高中老师的劝说下,他又回到了高中校园,复习迎接下一年的高考。

“去年上大学时,家里没一分钱学费,我上学的钱全部是借的,还有一部分是四处打工挣的。在学校里,老师看我可怜,让我放学后去帮着食堂卖饭。给别的同学卖完饭,我可以吃不要钱的饭。累是累点,可并不影响学习。”

E 亲情无价,还有26岁的姐姐奉献着青春

孟宪安夫妻还有一个心病,那就是26岁的大龄女儿一直未嫁。

“不是说闺女嫁不出去,是大孩儿的病拖了她。”董华亭说,大儿子没出事时,曾有几次来给女儿说媒的,后来因为忙着给儿子治病,把女儿的婚事耽误了。

“在农村按虚岁来说,她都27岁了,这么大的姑娘家,哪有没找婆家的。可怜俺这闺女,每天待家里,和爹妈三班倒地照顾病号。”董华亭说,孟庆坤身体沉,自己和老伴儿有时都抬不动他,还真得靠闺女。“可这不是长久的办法,今年说啥也得让闺女嫁出去。”

26岁的姐姐名叫孟庆香,个子高挑,长得俊秀,在父母和记者说话时,她静静地坐在孟庆坤身边,细心地照顾着。她一会儿拍打着孟庆坤的后背,一会儿按摩着他知觉不太灵敏的右手手背和手指。

“俺闺女也是初中毕业,下学后曾在新乡市打工,在移动公司当营业员。”

孟庆香关心的不是自己的事,而是孟庆坤的“救命钱”。

孟庆香说,孟庆坤出事后,他的手机被她拿着,通过手机短信,才发现他在2009年3月办了一份康恒重大疾病保险,同年3月4

日,保险公司通过短信告知,说孟庆坤购买的保单已于3月3日生效。可弟弟出事后,保险公司却说没生效。

“我们咨询了许多保险业务员,都说这款保险出了意外致瘫,可以理赔1万元,可长垣的这家保险公司一直不赔付。去年4月份,他们还通过手机,催缴下一年的保险费呢。”

孟庆香说,今年年初,保险公司把孟庆坤之前缴的290元保险费给退了。再找他们,说已理赔过了,退费就算是理赔。

“要是按保险条款赔1万块钱,能够俺弟做200次高压氧舱了。”